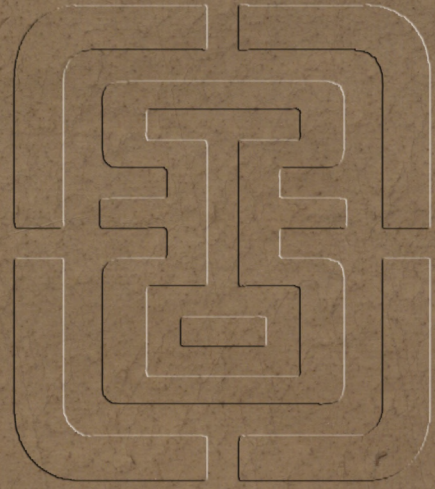




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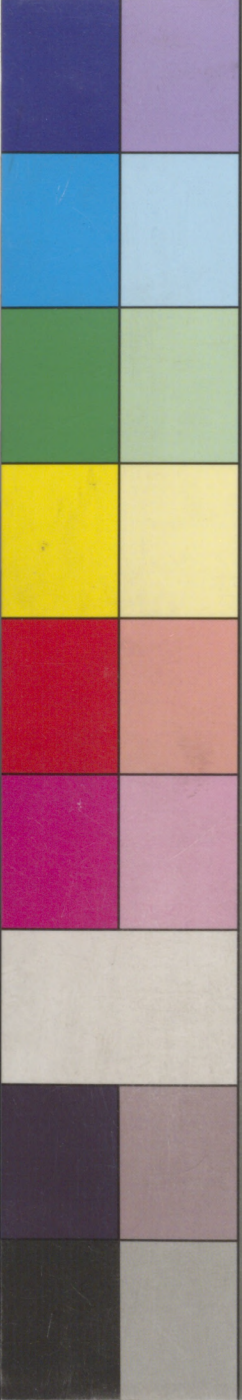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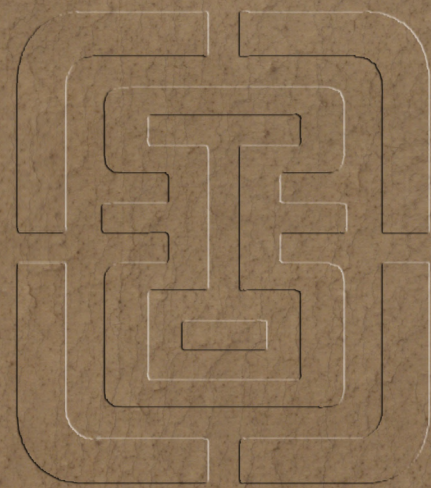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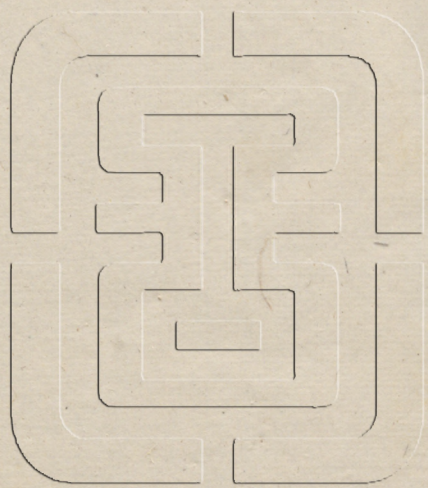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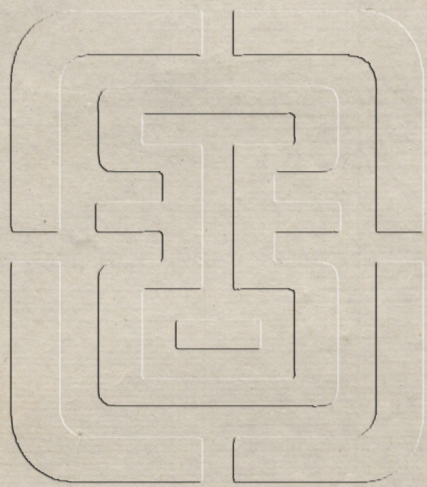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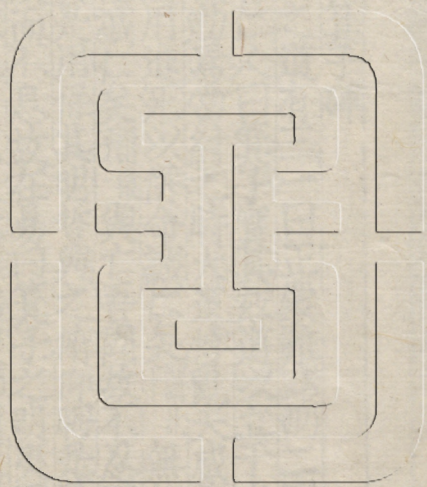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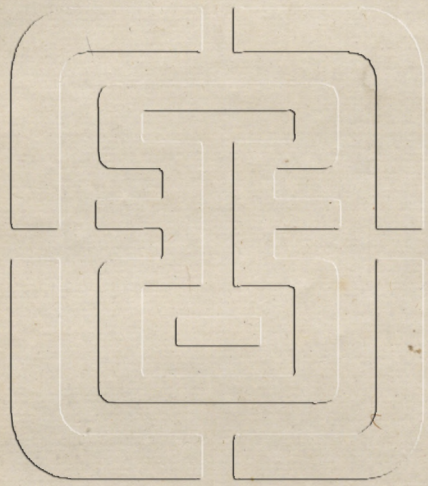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
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
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此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音具是一道有行
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
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音與夷音東
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

也蓋子去之朝辨教其民以禮義田至織作民犯禁入解其
以豈豆為可貴此仁率是大道聚於厥躬明正作義天地
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寧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此
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檢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
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歲時致
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崇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韻韻中
與高兒顯晦不逾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為奴
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
都時誅而伸誅音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
以之子大明宣昭崇祀式享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
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
盡三刻公文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
師大學編于州邑設闕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
寢燎設懸請懸宿燎樽俎齊章樽音粢穆布列周天之下
嗚呼夫子之道閔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
庭暉陋暉音椽棟毀墜曹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
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
得美地豐齊端夷水環以流有頽宮之制頽音與日類宮是日
樹表列位由禮孝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功役就
就切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肆音至
師儒之室立廡以周食圍畦以毓蔬毓音與同權其子母贏
且不竭贏音盈母謂本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

下諛平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
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勸其幼化用與行人無諍訟公又曰
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
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友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
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一本作則淵釋奠于先聖先
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邊豆既嘉笙鏞既成
名鐘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
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齊擊易師沙門凝晉韻
俗作助教其學生其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
勤惟夫子極於化初真子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
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感不可犯也惟公探
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曲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
闕里在周則魯侯申魯德能修頌官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

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
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音真仁

也厚惟德之造亦祈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

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歎音希既美且

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酌其原音均既美且

大渙二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繫茲器用觀禮
斯會布筵依位作音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于古有經音一本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
躬講論虔默以聽音平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体莫不
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
效其多音效公斯考禮民感休嘉音德本從于魯風祗以諫

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音荷師于辟雍
大邦以和侑音申申音龍而湯口也音龍王道式訛諸儒作詩
思繼頌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卉裳音推
法書注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與絲寫之屬攻劫闢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
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至唐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
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本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
經書引仁義旋碎唯音旋碎音壁又中州之士時或病
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剝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
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

正室成乃安神樓乃正法庭祗會羣吏一日之吉慶告于王
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我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
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黷惟夫子以神
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子
前苟神之在焉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謂子欲申陳嚴
祀求永是尊麗牲有碑麗牲也入廟門麗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
者儔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名祗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
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盤屋令裴均均名盤屋音均
一音慶承聖謨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械用來
會祠下斬板餘甍柱礎音楚陶甃甃音楚歷切詩中堂有甃

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
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
溢并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文野夫版尹
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與雲雨
孝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終南山名在都之南
西至于褒斜音邪谷名長四百七十又西至隴首山以臨于
戎東至于商顏音商顏也出前漢蒲池志又東至于大華去声西以
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
琅玕音球王名琅玕夏書載為紀堂條放也毛詩秦風紀
如掌也條音出禹貢夏書載為紀堂條放也毛詩秦風紀
也枚拂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作化荒為
穰易診為和音度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
烈也非我后敬神重毅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
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朝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

遂及我私塗盛無震諸峙用充音除時厥猷茂哉遂相與
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襍祈祭零音錄于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庠陋音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
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灾愆陽
化為豐穰實我窳盛音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魏魏
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鑄京音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
靈弈弈新廟音奕奕亦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
心勤禮導暢納精邑吏嗇夫給背音願垂表
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秦碑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隴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
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

疾崇降則禱之家神禍也成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
旱甚皇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
祠廟遂下令于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
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霽稷用豐野夫謹誥欽聖
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七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
君公之命督就祠宇益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
之其事遂聞詔事嘉異勞主者甚厚功乃刻茲石立于西
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
于人撫字惠厚素仁博愛之道洽于鯨鱗下處之順廉毅
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
下農事課勸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禮

也切平易道路易也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
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
誠敬克合于上用啟之也不可以不忘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空司功掾守令彭城劉
知剛唐有司男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
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眾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
祀搜孝贏羨延面切均節委積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
咸執牘律文續書版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度備役惟時
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音埴也迺擇音埴也迺載工
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尊薦辭立石
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
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

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
古有常典敲夜爰孽敲音區弗恢宣淑靈敢或失戡以奸
天刑好音有翼其躬有必其馨茲音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

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媯音媯汭音媯上具為功姓神位相濟
音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誦周禮
毛之取純毛也牛純色曰牲相區切副椒馨爰音呂切
祠神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大燭孽燭音燭于融風音融而火也
之神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大燭孽燭音燭于融風音融而火也
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
功將木負墳音音梓芳无切編竹木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
宇峻嘯繫嚴清間音音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
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王一作以對嘉社南風滑滑音音湘水
如舞將子無謹神聽鍾鼓曹其步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

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音鄱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
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
卒起卒音卒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
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
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音號以為神奇縣人鄉
人會錢具儀差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
後世作詒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
游纖葛締紉音音也紉直呂切知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
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音音或作於富甫來哭號天以呼
顛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顛踣音音也切氣竭形枯父屍既出

孝實已殂龜鬻龜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
異適與我謀郡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婦完父操棹妾謳同擊楚吏郡不能漢美淳于女縵繁上書
父持節中流發胡人肉刑不施漢美淳于女縵繁上書
遂除烈烈孝娥水死上虞歌後漢曹娥上虞人父旻能水
肉刑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出娥之至德實與為儔
有七日遂投江死抱父尸出娥之至德實與為儔
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
用泚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立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回語誠文中日賢者
圖國忘死貞之
孟國忘死貞也
利金而動乃市賈之相求
古價首恩加而感

則報施之常道施去睢陽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
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南公
書有傳天與拳勇拳勇也神資機智藝窮百中百中豪出
千人不遇興詞鬱秀眉之郁秀眉都射都射白周之白周臣姓
名劉三策不遇不遇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將軍居直
其信權為會稽都尉會稽都尉射上以李黃數天寶末寇劇寇劇
尚不冷當單于注言厥命尚隻不偶也天寶末寇劇寇劇
隳突河華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
子駿陳暮以佐命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敬字元老用武夷甫委
師而勸進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衍字夷甫惟公與南陽張公巡
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訂謀大同大同云云云云謂信曰討警鳩
武依以渴橫潰下音音孟切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故切柱厲不知而死難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雞乃
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臆見黥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

輿為台先幹... 忠謀灼然萬夫齊力志一作公

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

百雉齊固為三堵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

南北之奏復謂事於王也按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無聲去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弥堅疏音謀後漢

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輿為台先幹... 忠謀灼然萬夫齊力志一作公

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

百雉齊固為三堵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

南北之奏復謂事於王也按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無聲去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弥堅疏音謀後漢

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攻茶據疏勒向奴疏勒水孤立無援至車師後與守餘共

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防彈景宗曰道萊云逝城守累旬
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防彈景宗曰道萊云逝城守累旬
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強祿甘受顯秩賜之土田
葬刻鮑信之形乃刻木為信狀而哭焉一本作鮑勳者米
陵圖龐德之狀於陵屋屋與信狀而哭焉一本作鮑勳者米
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曰越語勾踐克龍德憤怒乃令
子而教之孤與舉門於周典禮司門死財物祀禁者羊之
前羽林孤與舉門於周典禮司門死財物祀禁者羊之
財謂門之委積也死政之徵印綬於漢儀前後漢張奐云
鐵印者每官即綠綬要皆腰王獸以光籠錫斯備於戲睢陽
十要者每官即綠綬要皆腰王獸以光籠錫斯備於戲睢陽
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取敵立僅以
怒寇位謹於天下音勇一本作僅者非以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
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

辰為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
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雲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嬰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涪音服忠思孝無替負荷
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斬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
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為魏郡太守所執不降而死
為郡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魏郡中即圖之詞可繼
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盡未央官至成帝時西羌亂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恩賜雄印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且乃見危致命漢龍死事周
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
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切食也害氣弥盛長蛇封豕左傳定公

四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山危制其要頌漢張鷹傳注云慶
年則也領衣領也凡持衣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
者則也領衣領也凡持衣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
亢中偵之臨城巡階盤三亢淚將至一亢中出大木鈎之
中出中木柱之一亢鈐馬非艱年錐馬而林之折骸猶
競元日折骸以幾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鐵焉守逾三時
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
辭唐忠義博愛雲被快賊欲降之則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害主壁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克威西惡也六切孤城既
拔渠魁受戮按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
陽江漢淮湖羣生成育倬焉勲烈孰與齊獨焜玉天子震悼
陞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
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慶慶孝嗣望慕無窮刊碑
河澗萬古英風

柳文五卷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益大鑿禪師碑

六祖名惠
能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嶺南節度使以為佛氏第六祖未有

稱號疏聞于上詔益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

月十二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

于其祠幢蓋鐘鼓幢傳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躍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

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乘

淫流謂也諄痛昧切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

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淳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

謂生而靜者記樂託人生而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

術益顯

傳曰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此道何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六傳至大鑒

六傳至大鑒

達摩本天竺王子得神宗妙法云自釋

若服役

能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

道隱南海上

入無聞知又十六年慶其可行

為有以空洞為實

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取其言以為心術

其說具在分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

鑒去世百有六年

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

號乃今始告天子

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

以儒重刺廣州

都護安南由海中太壘夷連身毒之西

刺毒

史記上音指下音鴛前漢下音鴛一名天鴛浮舟聽命

咸被公德受旂壽節

咸被公德受旂壽節

不怒人畏無罪

允克光于有仁昭列

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

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

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于

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

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

奔軼

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

于朝陰翊王度

俾人逍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

告今天子尚書

既復大行乃謀

其法再起厥徒

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獲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

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一作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

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舟般

和尚蓋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

求厥道或值之產谷贏形垢面躬負薪音西以爲僕役

而嫌之嫌音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

故示專念書塗巷刻銘公不勤誘掖以接于下不求而道備

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伺宇

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饑疾

者施施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

東山忍公姓周黃梅人即五祖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

公以衡山碑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

正定趣安樂國由一本見蒙慈長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

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

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

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

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六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

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或本服庇草木蔽宮隆仰攀俯

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推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

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

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

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其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
千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間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胃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無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
吾鄉也法果吾字也戒為之慵惠為之尸以守則固以居則
安吾間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善陸大士其眾無涯
提濟地唐言真有清也從備教善陸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
經數逾千萬也切說語羅智惠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
嗚呼佛道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
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慈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
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

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陵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
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
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
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
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
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
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
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
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
庚益切 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真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善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楊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實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其為之傳時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檢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揚自臨賀州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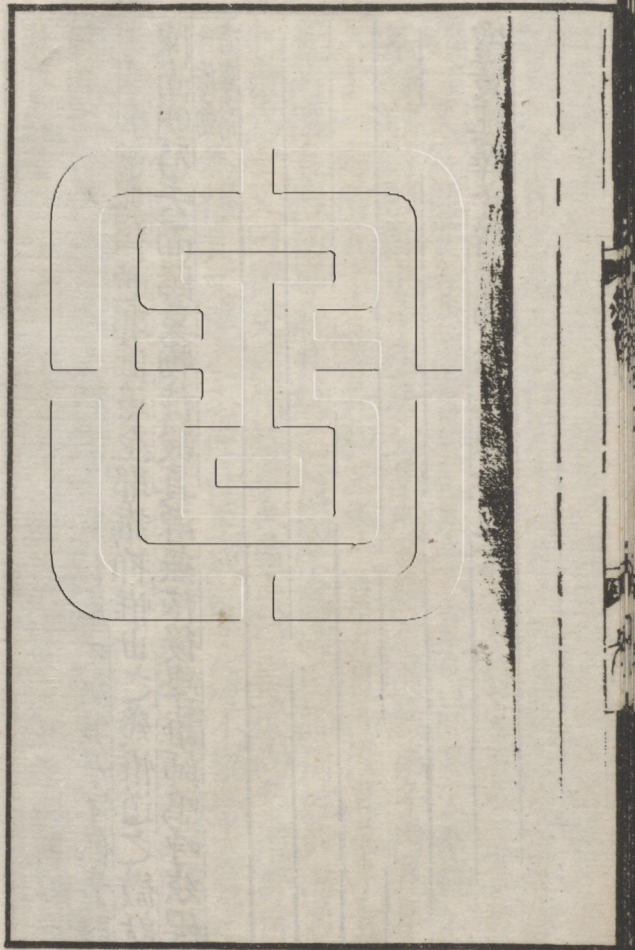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一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礙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空愚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子巖巖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居牙切乘書法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欽光達摩摩當作居牙切磨莫則切西天第二十八祖東震旦士謂之初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性李氏隋末出家事弘李僧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在韶州寶林寺南南北相訾音柴反天下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戾闕恨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胡因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默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

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
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
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鑿密石以益其居
善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揚公
某裴謂李發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
八十一為僧五十三其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
竟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
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
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嶽山音岫嶽音古
加后切嶽終龍安寺墓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
迁莫徵旁行音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竟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
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於寂而默伺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
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嗟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
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一作動
言事為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歲次戊戌某月日皇帝肅宗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尼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軌聖清切法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髻音切童子垂髮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煖乙六切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存音午伐

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
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
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或有知字其道備矣
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
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
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迹收從師之族
由號而郭武王封號於西號平王東王奪其地寺即世
試公求號後之裔孫序封於其賜字曰號父
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
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
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

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

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允

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

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

動悼懼如聽警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

踴音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

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

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

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巖石峻

整植木翁茂翁茂木盛兒切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

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故
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索兮貌齋莊峻一本作

凌氣混冥兮德洋二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
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靈室兮託崇岡即玄石兮垂
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
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蓋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淨
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躰卑而道尊
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此頌指切律也傳
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必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
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眾比音莫梵語云比丘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
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

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
倚石碑本洞作摩无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

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

七人茲嶽本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

薦貨凡南方人頡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本

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

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二月速得是三昧今釋

教修行者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

年而處壇場石本處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

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

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備從官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

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

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音德功庸以敷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音德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音德又音德又音德也音德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遠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位族所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經教而興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某年蓋乾元在廣德前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

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執執巾匝匝音長也左傳奉匪沃盥奉杖履為侍者數百剪髮髻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音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正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音窟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弥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窳音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且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

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充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恒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編冠素為編音白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筆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也顯貴今王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齋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名姓音好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眾者一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

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
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親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
廩公瓚公儼山有石廩峯瓚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
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地光滅跡之際則隕星
黑後告其期後音浸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
始無爭受享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金闍若
真公靈若面也坊信賜諡者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
授教若惟瑗道野靈韓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
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眾之至兮志益虔雷發
地兮功已宣皇昏妖女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龕茲石兮
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行狀

段大尉逸事狀 段秀實

大尉始為涇州刺史時大曆十沙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鄠州
河中即王子晞音希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
邠邠反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卒
本率竄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謙不肅
取輒奮擊折人手足惟金圍籠盜盈道上益益益益益
把臂徐去把一至撞殺孕婦人撞撞撞撞撞
王故姓姓白節度使戚不敢言大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
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怙然
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大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
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其者能

爲公已亂爲去聲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大尉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釀音醴酒留溝中留音流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漿
女見州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大尉
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大尉
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解音解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大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
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大尉太
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
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人惡子弟以貨竄
各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
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
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大尉曰吾未哺食請
前通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
且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大尉旦俱至孝
德所謝不能請改過亦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
田官涇大將焦令謨謨音士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曰且孰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大尉大尉判
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大尉大泣
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齎數餅手注善藥旦
夕自哺農者哺音哺然後食取騎馬資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

州野如褚音者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
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不恥凡為人憊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歟耶謙卿謹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
夕自恨死及大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宋泚音此
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大尉增韋晤
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
拒也大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
上泚反大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謙音

大尉逸事如在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史館
今之稱大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

天下不知大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間音此
授所封過真定北上馬嶺摩亭鄆保成音此竊好問老校退
卒能言其事大尉為人灼灼音此常佐首拱手行步音此足言
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大尉遺事覆校
無疑或恐尚逸隊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柳傳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開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忠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

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

朝去其土代仕江左一本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授降
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子伯長後
無駭賜性長氏无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益曰惠
固以柳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為秦滅乃受晉之解縣
為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
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實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
而遇節必立恆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去聲其居室奉養撫字之
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撫與旨柳以知
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
學至于大成號管文籍柳注意鑽礦柳倦不知游息威
不待擾楚柳儒言經旨柳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
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夫且賤天上聲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
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无所信異遽命奪去其

業從巫之言也一本無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
言措紳者所不道不何為而能盡之也且言從之而生去聖
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
幼固不惑於怪譎矣柳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
偕百數公為之冠柳禮部侍郎柳異而目之一舉上第
調受宋州單父尉柳擢斷舉措通乎細大繫廉檢守形
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運帥聞其名辟至公府柳
西採訪皇朝先朝官以信州都邑人雅凶害柳繫弊殘
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柳重切刑
鋪大和以惠綵縷柳殿除物害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
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章之靈柳切音如容切音如
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壇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
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柳音執門里開大變克有

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求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
衢州司馬夫器宏者取効以圭撮之任藏者孫功量容六寸
四黍為圭四圭為撮
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成迹藏用道隱于武寧山季
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
儒味道腴以代膏粱會德輝而輕絃冕潰榮養素恬淡如也
朝右籍其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
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本非其志也以疾辭
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指諸奸音非也除
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是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推鐵指音及
常平倉便宜制置得專任和鈞閔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
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
蠻夷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諺所至
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

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
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
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
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
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
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
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
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切
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並海音並進又音地也列子
竟吳越之域皆所益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
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
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可削之文而更皆率法務弘

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迁右散騎常侍涇卒
之亂公以變起卒遽解印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
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江南海
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榜北孟切
數千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溼踰秦嶺由
褒路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
書賊平策勲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
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是
歲盜據淮許淮西節度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
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下口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而賈石者
也喋音詳多言切賈音古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革而不實異代
同德往且見獲何殺之讓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

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
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接下
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慶享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者而
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
以旬服長入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更分宰於京師外部未
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
平章事張延賞拜誦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胥胥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
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
賀上深然之董憲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曲逆音去
如字陳平所封絳縣之問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
戎乘間入邑許以請盟許請會盟平京侍中北平王燧

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戒之詠
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去声命
會盟使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乃對前殿嘉
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
候間陳古以調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謹正之言詞百切直意
氣勤懇動合聖喜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
罪于左右者會傳云王工作帶以費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
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
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
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
堅執不下請訃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
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鞫音的獻利

屢中制一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骨徒雜
類骨俗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獨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羣忘之疾羣音謂懇迫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
故襲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鞫音的無所屈也故勳心積慮博塞之道表于朝端
彌違釋回朴忠之誠鞫音的去也回邪解也沃于帝念內有
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屨之士以憂其子孫無
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備寒而安終身坦蕩而細
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裴父慈或善行也
村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
以扞牧園大節也犯顏以陳訃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

褻矧茲備駉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隱舊行音實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以魯中興起慶善黜陟彰善癉惡柳公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貴茂著名節貞亮存誠繁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音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柳公聲聞望闕音治於人德所以聲厲在位闕亦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音

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寢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殷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請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陳京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一本无

公姓陳氏自穎川來隸京兆萬年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

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瑞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黨更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哀揚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安至矣授館致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其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音詳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禮禮音禮材枝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

出奔問官守子又切左傳禧公二十四年段忠烈之死實爲朱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懼懼宮也一本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謂去声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也在列者咸恟而退音凶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太后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父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

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致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
故有赤紋銀魚之報焉京師議二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
衣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輒沒
之艱也輒武遂切弭也謂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
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
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入其餘皆曰更之使上獨斷
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
益理納資為骨而仕者罷之補即晉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
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
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
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殺所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
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

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
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
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譚均而以祕書命公所
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豪司馬相如揚雄
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彙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
之事黃帝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韻即鈞引貫穿去舉大苞
小若大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末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
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懷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
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
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
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偕司農卿祖曰其贈太子太保其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
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表銘碣謀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房公也德銘李華所撰

天子之二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
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
為縣者皆曰公作寫一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
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
鄭相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
若葉公白公葉失涉初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涖公涖音治又
若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
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
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表

人表人不勝其懷表一本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噴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之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凡公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斥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作承刺於我邦由公之理由一作專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

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

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齊郡

李儻一作本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或云二百投業奔走稽首

闕下叫闕願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

徒北嚮如初行至延高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

獻生徒嗷嗷願眄徘徊願一作期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華

面微音柔輒有立就交切聽聞嘉言樂其鐘鼓瞻仰德宇

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為夫去飾墮

者益勤誕者益衰沉酣酒亦作醉怒也斥逐郊

遂遠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

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真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

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

訪于學古之士紀八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充宗家于北
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疑懿醇又魚其切道德仁明
孝愛交悌董襲里閏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
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于周行為司業愛
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療醇爰初隱聲譽其基仁贊音德充而形乃

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成均五帝

業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李

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劾匪公之執人用奚啻履厲貪凌待

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樓楚廢弛

國古雅切禮記李記注履節尊嚴而威公喪其良俾升于堂

也楚荆也所以杜達祀孔子云子夏始禮而後肥有問之者子

癯者既肥夏音羅韓本子曰何為哉勝子夏曰吾人見夫子

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勝子夏曰吾人見夫子

於仰瞻故雍今見夫子之義勝故肥也榮如衮衣公棄不用

懲咎內訟既訟于內慎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
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閣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
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
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淳字元沖後諱憲宗諱改賜
名蓋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二焉左氏

穀梁三傳故有鄒秉觚瀆觚音孤竹簡也字合作觚焦思慮

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居謂切以碎氣相

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

垂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

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辱

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人陸先生賢以

其師友天水峻助峻在唐書有傳洎趙匡胤伯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一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生一本以堯舜為的荀羅旁魄詳書云宋史云洎四書辨字音此音步角聲韻除四切外別詳注安流濟語餘沈家律音又作講音白各切注云聲也音尚書火流于王至為鶴其監魄音義於此不屬今林對神書皆步角切膠轄下上音義於此不屬今林對神書皆步角切膠轄下上在華二卷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贊此之道纂府少德薦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

其道刺一州守人知仁謂歷台信求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碣字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楊君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踞首聯合作龜丑知切如龍無角而黃獸音夫尼也謂碑足為隴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疑字

懋功與季第交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剪髮為童家居
于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
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賴其休光音東溥海岱南極衡
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誦而以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
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
陰式徙荊州道大晉二年進士與元二年漢從荆南節使魏隨
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為起
居郎書法不回著世國典又為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
申明嫡媵以繼物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
部謂為吏部員外郎以駁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
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音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
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
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

誠然卒中於彼辭音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

武軍節度判官音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撫安強獨戮死鑿

鑿境音江音交音與音安音文音榛音荒音也音作音爰音田音以音贍音人

食濟決潢汙築復堤防為落巢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

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元

月十四年冬類朝于京師十五年春遷京師聖書迎門勞俸甚

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為兵部郎中段邇音咏音歌音仍音遇

痼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

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
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
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
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
舊獲愛子暢音之音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

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諫也事見唐張九齡傳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
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者賢
臣放退張執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
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虛古之不得其死者眾矣若
公之死志干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
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
上以為世軌者一本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
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
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
曰

忠為美道是後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執芳本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溫字化光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
十四日窆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
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
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
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
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孤音蓋嘗
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觀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
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
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

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
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其重若使幸
得出其什二三魏然為偉人與出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
為第三品宜得益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謀
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

詩防城具也忠貞繼佩智勇承秦復其跨騰商周堯舜是

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雙一本切何付

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

朕爾國維師元聖公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

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

達其道卓為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

推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

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著饒百氏錯綜

逾光超都諫列屢是漢官儀凡章奏帝殊爾能人服其

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

承事風動海壖城旨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

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出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後周官

匪易漢謀淺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

儒董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實權為御史中糾佞肅邪諂諛

具畏一作糾遷理于道道州民服休嘉恩陳若昵惕

邇如設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

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諱絲蠶邑我爾盈車雜耕隣

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屏必人喜其多

始富中教與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州言進

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

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罷即惟昔舉善次棄于隣左文
年晉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販之粟左襄二十九年
一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
仁胡罹咎俾民伊祐一本作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
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恒是懸懸
逮茲易箚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
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
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噉噉刀切雷動風驅良
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
秩在三品且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交咨懷累行陳
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魏弘簡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湯者湯他壘切與

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瑤一本魏州

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皆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

陵少尹諱方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

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

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

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

不親直方存乎內外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

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

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一本無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

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

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

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

辭一作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二

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服舍也倚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
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
焉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一本
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
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
皆位於墓婦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歎約以終其世
既斂家宰元其政碑切其也視廩唯釜鍾釜六斗四升視藏
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遺諸戰切送死
陽某日附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吾
又同閉音閉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交郎中之文惟孝是
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始仕離校籍籍
有光仍授使檄訐謾用揚二居即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

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翺其旗
爰舉裳惟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下筮孔時里人作
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崔敏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
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其年某月日歸葬
于某縣其原附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
書諱倚 作直切一本 玄宗南巡為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
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
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
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
絜以端其志屬居洲切黎也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
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盤屋音鞠三原藍田尉仍有大

故三徙同位三徙皆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

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

糧糧芻交糗米交也戎備畢給版圖田洫民

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豆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加

切貢奉叢省一日不嘗晉吳本楚碑中有如此書者鵠鵠

四至鵠通全切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杜

也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嚴險

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

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戶為胥徒家有穰稔音穰害之祭大者虐鰥

孤以盜邦賦賦愚蒙以神詭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

修整部吏黜侵凌牟魚者數百人也年取以付信于下而征貢

用集擒戮妖師毀君蒿淫昏者千餘室音蒿又左傳云

倍之思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

皆

杜

鵠

杜

民

加

鵠

鵠

鵠

鵠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方安其理潛紳猶鬱其羣體魄遽降此也壯哀何有窮嗚呼
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
万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
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
銘曰

孰為德明清河濟源遠哉云云世有顯懿揚其清芬

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為茂功尚書清

風藹其有融勃焉而與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

太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誥咏小程其功大

遂其性點更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于邑哀揚休命孰

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痲音每始為是賴今也何戴執葬

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簡字子荀
子厚之姊夫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堂書記至府留後
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
連之人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
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
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
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蓋葬于社墳
之北四百步讀以聯切又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
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退戎師其慮皆君之自
出後餌五石病瘡且亂發音陽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
子夫人河東柳氏德頌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
南少陵北君以貧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附三年將復故葬
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鮑為祖鼻為父廿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
一葬相遊籍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裴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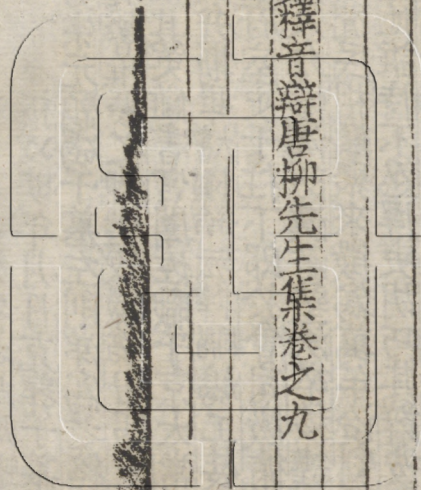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為祖侍中公
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植植非實祖大理卿
府君諱儉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
春坊由是立署為後宋京兆軍事校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
直為太常主簿搜歛疑互探抉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
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
其績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杜黃然奉崇陵豐陵禮儀德宗
薛豐陵宗再以為佐離紛先號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
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聖陵寢皆因事
擊綴取一切乃已有司空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

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按成要周禮曰
韋計暮歲畢具刺金州決高施陳韻目字當作陳乾逆切
去人水禍者交原茅蘭成稻梁附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
終日人視之若居兀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藝
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
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
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殆泄卒始公以唯諾
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素水性開湯進交大官
不視齒類揆同列叔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
少而工於糾謫韻目字當作糾謫舞擊毬韻目字當作舞擊毬擊鼓韻目字當作擊鼓織履韻目字當作織履促密皆
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書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
摺策牘韻目字當作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
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

年某月日卒附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地名家子銑銑與切家
一林作有奉板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求柳州告
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齎其馨韻目字當作有齎其馨惟韻目字當作惟之卿韻目字當作之卿世服大僚仍躍列名封叔申
之實惟其美韻目字當作之實惟其美雖書官闈佐職于京大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
考禮大弁斯畢韻目字當作考禮大弁斯畢大下韻目字當作大下與韻目字當作與下韻目字當作下同韻目字當作同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
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即於會司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
于金金入允懷滿防漢濟墊沃卒移韻目字當作于金金入允懷滿防漢濟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
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
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
施三年韻目字當作施三年孟韻目字當作孟子韻目字當作子注韻目字當作注施韻目字當作施二韻目字當作二贈韻目字當作贈更韻目字當作更赦韻目字當作赦進韻目字當作進資韻目字當作資盧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
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韻目字當作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
革命墮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附封叔爰歸左右

惟具孤銑鑿石祈辭海陬將侯遂升其趺子道之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張鼎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軍討交趾晉武一統陶瓊布殊

俗之恩都督交州理隋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宗憲載新景命不冒

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績于前人公諱某字某

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

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左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

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

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旬會敏給古外切會

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

有聞彰微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
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
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
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
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
象魯結好又竹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喜
拔禍本納於夷軌即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
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
尉委積會德備直里切特也判獨賦師旅無庚癸之呼左京
昨庚申板嚴乞報呼曰庚癸乎續完板幹上輸切築皆控帶
兼戊巳之位改前歲切或志元帝置戊巳文單環王輝部寒
可單氏後改為單氏即真怙力背義公於是陸際長較車
傳出左海合儻障即蒙衛突再舉而克殄其其徒廓地數圻上

出左傳以歸于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
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
弁以冠帶化姦充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
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剏連烏以開垣途鬼工來并人力
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瀟摩霄之阻若為高岸切又丈列功
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
易野之守平也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橐街街各漢有優詔累旌
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枕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
百户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
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
裳帷率其家老幼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

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閱以志于
丘窳窳窳也出周禮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與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漢武帝元鼎元德

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漢馬宛陵北附晉政

爰發晉封陶黃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

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做既受休命秉茲峻節

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通商平貨有來肯

悅晉字踐山跨海堅其鶴列陳兵也莊子云鶴制器足兵潰

茲蟻結烏蠻重服文軍剪滅永遠開疆會朝天關銅柱乃復

環山以誓魏也海無遺迹錯冠罔踰越琛書之獻魏也

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蓋邦人號呼美裔悽咽一葬長沙連

岡啓允書銘薦辭德音周缺

唐故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

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

公墓誌銘 并序 李竹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女孫別子曰承乾別筆為皇太

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

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郁國公大宗曰玼玼

代有土田居貴任公丞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

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

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貞元元年范希朝為左右神策

天復奏位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布

朝率所類切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

朝率所類切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

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公
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
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革刺岳信二州得劉
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為仇家上變就鞫無事
勅答殺告者捕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嶺夷刺殺郡吏
信因詳字諸前無疑是信牛佳魚中二切楚詞益烏
信犬戎也或云當作烏嶺即黃湖壺也刺一本作叛毆縛農
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
使既至則穀弓橐甲穀與橐同也力切弓去斥候禁部內無
敢以賊名使得自辭濯諸酋長咸頭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
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言為吏於人復耕稼無有威
刑君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
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永鵬鵬水鵬也流黃丹
砂為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

下赤黑數日憲寶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儻宰
庀事有緹五兩緹音題又他禮切無金銀泉具錢不充
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
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輿
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李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
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文皇帝實亘實延家讓不嗣承朝宗以支傳師公
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湜切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
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詖辭告訕訕
卒白其訊烏嶺猖狂盜海刺山帝命平南逖彼群蠻虎龍煌
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益止告以文理推義
赴仁弳弓服矢關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
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

悍石構穴升屋而號平吉招竟也出推聚卉裳推音並聚音
也并謂里切蕉寫來賻來觀膺膺鱗原附之顯魂松柏羊羊
之服並南蠻之飾千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寺直兼貴州刺史鄧君
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城
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
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
莅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
更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劔
南佐節度則亭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
韋韋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撫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
莅卅人錫石之地音曠音曠古益采堯氏鼓鑄之功溢山

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並謂人無怨讟以苦役

音讀凡厥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撫則旁緝傳置傳

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

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

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龜虎夷俗敬愛華面受事朝廷將以

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

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

州事尤苛之下容如直道有立橫悍之內悍音

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愛廉間於多虞音

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

葬於潭州其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二十三

貞元十六年終於柳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二年矣哀

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京兆尹楊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一本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辨乎銘曰曼姓之裔春秋節用曼姓司徒塗漢漢節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蜀平其狂狂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傳館去牧荒陬將侯切開也謂肅其聽斷效數以息為貴州刺史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益終聞見潭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與數

呂侍御恭慕銘呂溫之弟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節度大

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溫恭儉讓少溫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後好理陰符亦兵書名握機孫子之術周書與符九篇篇曰我師尚父宵也尚父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充冀幽洎戎猶負命垂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瓜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感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為進士五為文七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佐節度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為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叅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佐草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為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滂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瘠瘞音瘠加帶音帶六月二十八日卒妻

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二人曰爽曰瓌曰特女子
三人曰環曰鶯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
附葬於太墓歎志呂氏世仕至天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温洎
恭名為豪傑知者以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
年四十卒恭未及理入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
其用若温燕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夫
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灑灑之風乎不可追洞音馮美哉灑之乎見左傳袁有九年一說當作决之齊風也
志之太平兮安歸呂君去我死乎五岳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附于先君食龜食墨也尚書
云惟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
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作事皆大

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苗馬令嶺南五府苗馬令江陵

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

番船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未詳

司徒佑杜嗣曹王舉尚書曹戴尚書伯儀尚書昌趙

皆賢有榜諸侯其善事凡管領南五府儲時嶺南五府嶺南

營管也時文出卒致毅以謀叶平哥舒晃大曆八年循州刺

里切亦作假守州邑諸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威

聲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

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一本作終

不能以勸力為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

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

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
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其官祖某其官父某其官嗣子

龐西季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
韋氏出曰倣曰倣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
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夜以平口候切撫民以蘇僭火不
孽悍吏不牟惟賢于鹽亦贏其壽人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
于年乃靜于懷表柔膳其子侍孫精一觀經考古教導斯
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于萬子孫來拜
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孫誌銘

孟常謙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
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朝一本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
贊善大夫栢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

魏國公就為宰相續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
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為左
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華服喪
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
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恆奇公
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素廉動得禮節伐趙之
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且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
不敗禮安州追寇攘新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
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
及徵氣乘肺溢為水浮膺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
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
度憤吐如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
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母為孟賁勇光武賁音平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我政執稽以庸成致厥命濟二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起復用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更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敵音希又聞尚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九九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準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凌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瀉瀉音色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九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不乎世者命也行臣道无以明乎國子道无以成

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極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禮記檀弓上釋不吾其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戚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明人之急出貨力猶棄批押音比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曰萬言權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郊寧節度掌書記本四年本原兵反此字為王以謀畫佐元戎在節度使遊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張

罷職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黜黜無循罷人罷
按發汙吏更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為
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
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
安其分遂入為尚書一本下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
調發出納姦利衰止制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
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
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入南仲殷仲在夫人
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愁
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謂故哭以為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贊推
穀觀靈龜獲貞徒東越朔明牧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躬
啓沃斥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蹟

皆致身則辱為江垂卅九疑楚州仍禍凶遘茲酷能知命
无怨毒罪不泯死猶慘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
效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世祖皆得籍宗正故

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為族曾祖生榮壽令昱

昱生虢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幹字濯纓明兩

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元北復趙

成耀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

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繫舟連擊又守

湘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

厲敦勤為率率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二年月日卒妻

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鏐一作鏐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勿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為帝基克顧厥胤皇弘國謀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之濯纓亦用學徒既毅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闕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死于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附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求求是徵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誌碣謀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

音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

裴子穆曰起居郎諱某

卿生均州刺史諱某

均州與其弟大理

更為刑部

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夫過

汗韓司徒弘字弘迎取為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

理評事當伐蔡及郵音郵元常為軍首贊佐有勞

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明余元和十四年月日終

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

里未果娶有男子一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叔且

廬銘曰

世字不迂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二委其躬乃相戎

政宮臣理屬官臣大子舍人仍受國命南蔡北曹李師道有
册一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既寧告養于京棧
車草二載我來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
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問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
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柳竟

晉之亂柳氏始分

晉侍中柳景威長子晉為汝南太守少子純為平陽太守曰蒼為汝南

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

二相之嗣曰旦仕隋為黃門侍郎

郎其小宗曰楷

柳日長子則次子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

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

二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

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

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

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頌學禮而善為容

前洪橋水傳徐生善為容

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

評事為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為游士出桂
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
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
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
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
簡惠和柔斥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靈閭恨仇怨敦諭克
順從公于荆綏戎求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
隸別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志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
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其
月日附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
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蓋余曷敢不誌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寔曰蘭
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一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

克修諸闡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虞從事以寧永安披攘存
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二呻呼革為和聲胡不使壽
而奪之齡振于海壖如曠于鄧邦曠音苦切厥弟孔哀惟
行之萊呱二小子縲而不廬曠音孤曠音充充令妻髮自而
居謂之髮則瓜切禮記曰男子烏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
辭藏之與偶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君音姜字其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
皎與上游益貴幸子嬰初得尚某公主生粵二生三日上曰
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
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其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
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
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

奇暗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音音笑
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
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
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勿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缺誰
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饜饜於進取饜音不
施施於驕佞左絃右靈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
與夫拳拳恐憐其季切也蒙諂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
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
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
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

其用端而明內之為孝外之為仁然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
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
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
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
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
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使夫人
也夫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一本君
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
書郎又二年居父喪未練而沒禮記注疏蓋貞元十八年四
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廿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
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交而未信於天下今記
其知君者于某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謀元固其弟行敏中
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

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
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
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補公孫

貞元十八年月日未水趙公孫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
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求
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
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幾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韜謂
利美也又人名見黃的兆之曰金食其黑而火必貴其墓直丑在道之
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如顯
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
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信一本是是亦吾墓噫
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武武步吾為子絕焉德切東

表位叔 孫通獻 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緞衾緋青赤色凡自
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
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
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於之父曰漸南
鄭尉祖曰情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弘安即金紫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始於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吳少犯難來歸
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倍也絕之有朱其絃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
汝汝通龍也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纂纂鷄鬼相望音然而亡者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亦勿忘晏元獻本
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韓慎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字其漢弓高侯其先也前漢韓王信
帝封爲徙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奮于國
難侍中兄子鄧州刺史諱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生尚
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天其家業君禹州長
子也以父任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
于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
暴病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文十有一日龜策襲吉祔
于咸陽洪濟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二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
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
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感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于孝移于
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善是
悼祔于祖考初筮啟告季也之純真哀無垠終窶且貧窶都切

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 張因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
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
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眾真秘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俸
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躄不可解也遂
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
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
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
某日葬如其言弟子其等為碑必誌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
不為名介潔而周流苞函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具本一作
為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任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

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弟以道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
耶吾曰道去交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湯莽狼悻
下項力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顛音顛頹頹音頹頹頹音頹
恨也壽離中就異歟然與神鬼為偶呼與頑然以木石為
類倥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
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 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允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克
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
遺說求諸石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八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虞氏出焉延調輔
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虞翻字曰預曰喜在晉克
彰義篤斯文有必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虞世南為洎于

漢陽世德以昌漢陽州刺史毗贊尚父上聲尚父郭子儀也

休徵用揚惟我先君子子厚父鑑並時朝翔治主記室壽其

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護儒風彪

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積譽洽于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

叢于京師味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

謙默一本悅而隨名卿是擊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

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討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

多遺駟拘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

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紉于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温恭

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

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味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

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聞壽觴方舉實

書在途委膏歸土哀歡易地吊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大苦

嗚呼哀哉惟昔夏首柳鎮為其郡傳羈貫相親貫與并

司徒及尔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尔其堅更

為砥礪咸去韋弦西門子性寬緩常佩弦以自急今則遽曰

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謀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

號惟是友生徘徊願悼爰用壹惠記表記先王謚以尊名

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廌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開喜縣名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

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野與切君之弟中丞公督桂

州裴行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羣以來告曰魯

祖諱某裴伯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裴橋起居郎父

諱其裴伯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

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狼難處分之地分扶開切一本五分

字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是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疾

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相

裴羅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慈植

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鍾美於中丞十八年而天鍾美於

是是嘗而不克並耶不然若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

成都少尹士讓女生二子字曰基名曰基以文敏中丞公尤

愛季伯從不幸卒於桂林其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采

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韋一作奉自萬年

來有俟猶異室詩大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昭音承

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明有應會延宜頌而繁木位不年

晦于丘園懿二大理惟德之元權佞抑釋大且是論大即默

陟奠幽邦命以尊神留豐福不弃于君渭之洋洋羨墓其南

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并于一君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其充介特不苟受施施音切讀經傳言

其說數家推大史公班固畫早到今橫堅鈎貫又且數十家

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

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

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

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

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躋乎躋音致將溷而遂乎溷音

葬其鄉所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因其獨豐其辱

續祭澤尉周君墓誌

前誌題太傅
崔公祐南碑

大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以卒傳云卒贈太傅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負入于汴
汴陷于戎傳云汴州陷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
弟曰大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
信州中一本无中字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又哭
命其子某以其月日啓君之喪至于其葬用某月甲子志用
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